

XIEDI
CANGLONG
ZHUAN
I

傳 蒼龍 邪帝



幻劍書盟
hjem.net

寒香寂寞◎著

后三国时代玄幻武侠经典作品

人界篇之邪龙大成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傳 蒼龍 邪帝

XIEDI
CANGLONG
ZHUAN
❶

人界篇之邪龍大成
寒香寂寞◎著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邪帝苍龙传. 1 / 寒香寂寞著. —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 2007

ISBN 978-7-80673-955-6

I. 邪... II. 寒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44851 号

邪帝苍龙传 1

作 者:	寒香寂寞	策 划:	张国岚
责任编辑:	尹志秀 张亚鹏	美术编辑:	美 慧
特约监制:	李耀辉	特约编辑:	何亚娟
封面设计:	小 贾	责任校对:	成 仁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
地 址: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
邮政编码: 050061
网上书店: <http://www.hspul.com/ecity>
邮购热线: 0311—88643242
销售热线: 0311—88643227/3228/3229
传 真: 0311—88643225
E-mail: hspul@163.com
印 刷: 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: 71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
字 数: 300 千字
印 张: 18
版 次: 2007 年 3 月第 1 版
200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: ISBN 978-7-80673-955-6
定 价: 22.8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



大觉寺虽然号称和武侯门、剑皇门、天帝教、兵道宗齐名，却少有人见其门人行走江湖，于是也无人可知大觉寺究竟在什么地方。

似乎是与尘世隔绝的缘故，处在深山中的大觉寺一片安详，如同周山中常青树，永不凋落衰老，只是平静地享受着每一丝掠过的秋风，木欣欣而向荣，泉涓涓而始流，偶然传来几声幼鸟轻啼，更在这平静中增添了生机盎然之气。

与外面神秘的传言相比，这里只是一片安详的乐土，青山乐土，宛如人间仙境，一水一木一山一色都如此的清晰可近，像每一步台阶上都不留灰尘，如洗一般的天空也特别的湛蓝，空中一只大鹰展翅飞过，落下一根羽毛，在空中缓慢回旋，随风而行，最后贴在寺内静修堂的一片琉璃瓦上。

静修堂内一片寂静，和外界的纷乱似乎完全地隔离，堂内古几几张，檀香淡淡，顺着古色镂空的熏炉里冒出，有一个老者长须触地，闭目养神，一身灰色僧袍不染纤尘，双手放于盘坐的膝上，骨节修长而有力，有如不老神仙一般。

在他前面跪着一个年轻僧人，穿着米黄色的僧袍，一双剑眉朗星月目，正气凛然，眉心一颗红痣将其点缀得如同金童下凡一般。他跪在老者的面前，静静地，无论你靠得多近，也感受不到他的呼吸声，似乎他本来就没有呼吸一般。

老者的眼慢慢地打开，双目清澈如水，似乎参透了红尘万事一般。

年轻僧人合掌躬身道：“师傅。”

老者微微点点头，说道：“你的不动禅已有八分火候，也是该下山的时候了。”

年轻僧人面色微惊：“师傅，你要赶弟子下山？”

老者从容说道：“如今天下大乱，怨气冲天，血婴将临，万不能让血婴成形，况且你既然凡心未了，面壁十年又有何用，不如下山一走，一是阻止血婴为邪道所用，二则可以入世修心，了去你凡尘一念。”

年轻僧人听得真切，合掌受教，只是双眼一凝，本来平缓的空气如同起了涟漪似的颤动了一下。

老者不动不惊，叹口气说道：“大觉寺虽非神仙之地，却也能让一般人抛弃尘念，可是你终究是帝王之后，不同凡人，大觉寺二十几载依然不能磨灭你身上的龙气，从何而来，不如从何而去吧。”

年轻僧人定神看了看老者，嘴角浮出一丝无奈的笑意，双掌一合，口中念了声佛号，一躬身，就要转身离去。

老者闭上眼，轻声但是却清晰地说道：“你房间的包袱里有你先祖留下的蛟龙玉匣。”

年轻僧人浑身一震，停下身来，背着老者，却一字一顿地道：“那里面是——”

老者缓慢说道：“《武帝遗书》。”

年轻僧人深吸了一口气，脚不停步，不沾一粒尘埃地出了门，耳边遥远般地传来老者的话音：“一放一收，全凭于你一念之间，切记，切记。”

看着年轻僧人出了门，老者微一皱眉，掐指一算，自言自语道：“曹氏一家，司马一脉，水火而不容，如今天下大乱，流星起于牵牛，入于紫微，龙形委蛇，共光照地，落于平阳，看来，司马西晋的气数真是尽了……”话音一落，长叹一声，而当最后一声叹气和着风声吹过，堂外的门如受力般地自动关闭，整个室内又如同隔绝了尘世一般，似乎从来就没有开启过。

目录

CONTENTS

引子 · 1

第一章 · 危城 · 1	第十一章 · 出 城 · 48	第二十一章 · 不动如来 · 天尊 · 96
第二章 · 血婴 · 5	第十二章 · 北释南习 · 53	第二十二章 · 纵横剑 · 100
第三章 · 恩义 · 9	第十三章 · 初显睿智 · 59	第二十三章 · 危机四伏 · 104
第四章 · 传人 · 14	第十四章 · 邪帝龙气 · 64	第二十四章 · 习凿齿之死 · 109
第五章 · 千秋 · 18	第十五章 · 七贤庄 · 69	第二十五章 · 含恨出手 · 113
第六章 · 夺刀 · 23	第十六章 · 五虎上将 · 73	第二十六章 · 石勒？石虎？ · 117
第七章 · 救主 · 28	第十七章 · 劫玉琴 · 剑皇诀 · 77	第二十七章 · 女人堂 · 兽化 · 121
第八章 · 阴谋 · 33	第十八章 · 大帝剑法 · 83	第二十八章 · 血月梳 · 幻神 · 125
第九章 · 蓝月 · 38	第十九章 · 神迹 · 狼人 · 88	第二十九章 · 帝龙神丹 · 129
第十章 · 重任 · 43	第二十章 · 挺进襄阳 · 92	第三十章 · 石隐重生 · 133



第一章

危城

XIEDI
CANG LONG
ZHUAN

1

公元316年8月，匈奴鹿蠡王刘曜率大军攻破西晋都城长安外城，将其困得滴水不漏，而西晋军队则退守长安小城。

眼看三个月过去，如今已是十一月了，阴霾的云层积在空中，如同风吹不动的巨石，遮住了阳光和晨曦，也遮住了长安城的欢声笑语。

想昔日长安城，俗俱五方，人物混淆，华戎杂错，而今长安小城中饥荒遍地，饿死之人不计其数，晋军士卒纷纷逃亡，只有凉州前来救援的“义军”千人死守城中。只是那太仓中的粮食已被吃光，就连晋愍帝都无饭可吃，长安城此时粮尽兵微，兵穷势极，西晋王朝危在旦夕！

夜已入深，寒芒四泻，城外如此明朗，那是城东豆田壁的匈奴守军在狂欢；城中却犹如冰刀削骨，守军不时地打着寒战。空气中传来沉沉低暗的腐尸味，偶然传来清脆的狗吠声，才显得这不是一个死城。

长安城·小城内

寅时，整个长安城早已安静下来，除了城墙上的落叶般单薄的守兵，除了那不时吹过的风声，如同泣妇啼哭一般呜咽着；半月妖斜，如同夺命的血钩，带着僵漠的寒意照在城内那条直直的破烂大道上，把这条无人的大道渲染得步步荆棘，杀机四伏的模样。

而此时一个黑衣男子却正施展着轻功行走在大道上，只见他面如刀削，刚毅非凡，年约三十，凝重的神情从深邃的眉心中透出，却又有几分傲然。几个弹跳之下，干净利落，足见造诣不凡，月光之下，身上更是发出淡淡的萤光，远看起来，朦胧得如同雾色一般。

男子似乎在寻找什么，若是平时在这城中乱窜，早就被禁兵所抓，不过在如今这关头，人人自危，谁还管得了别人？男子轻皱剑眉，突然长眉一扬，眼斜朝着上方的平房屋顶上看去。

只见那屋顶之上，不知何时已出现一人，身穿一袭红衣，外罩暗血色的盔甲，双手抱在胸前，三十来岁，身躯昂藏，肤色黝黑，双目如电，嘴角浮出一丝邪笑道：“东山宗宗主雪千秋



果然是‘耳聪目明’，本堂主一现身，便被你发现了。”

被称作雪千秋的黑衣男子面色不变，淡然一笑道：“朋友你是认错人了，东山宗乃是江东兵道十二宗之一，堂堂宗主怎会在此出现？”

屋上男子突然朗声大笑道：“我道江东男儿都是豪慨之人，没想到倒都是些藏头鼠辈！”

黑衣男子七情不动地拱手道：“既然都是藏头鼠辈，想必是很难找到了，朋友多费心了，在下还有事，先行一步。”说完，便要施展轻功前行。

屋上男子也不追，只是冷笑一声：“‘血婴’尚未出世，雪宗主没必要这样急。”

“血婴”二字一入耳，黑衣男子面色微微一变，刹地停下脚步，慢慢地转过身来，一双冷眼盯着屋上的男子，冷声道：“你究竟是什么人？”

屋上男子双手往后一背，哧哧一笑道：“雪宗主终于对在下有兴趣了。”随即右手一扬，腕肘微振，手掌一翻，只见一把木剑缓缓从手心中冒起，隐隐中有金属膨胀之声，逐渐由淡色转成金红色成形。

雪千秋暗吁了口气，说道：“铁木成剑，木色化金，原来是北剑皇门的铁木堂堂主铁首衣。”

铁首衣哈哈大笑道：“不愧是东山宗宗主，传说东山宗宗主雪千秋不仅俊美冷漠，而且博学多才。今日一见，当真不假。”

雪千秋淡淡发话道：“铁首衣，你我在此，不是单单为了套交情吧？你若是为着血婴而来，我劝你还是别痴心妄想。”

铁首衣摇头叹，似是岔开话题道：“我道雪宗主乃是个识风月之人，没想到如此美景，竟不懂欣赏。”

雪千秋一愣，突然感觉到周围有些不对劲。

只见天空中徐徐降下一丝犹如蛛丝一类的线体，透着反光，逐显诡异，随着风在空中波浪起伏，慢慢地朝着雪千秋所在的地方罩下。

雪千秋双袖一扬，似是拂扫身上的灰尘，嘲笑道：“我道铁首衣是个豪慨之人，没想到也是藏头鼠辈！”此一句，便是还了刚才铁首衣那句奚落。

铁首衣一拱手，笑道：“客气，客气，希望宗主的扇法和嘴一样的犀利。这蛛丝乃是我铁木堂特别为宗主准备的‘销魂丝’，以苗疆毒蛛之丝和着银线冶炼而成，刀剑利器都不能伤之分毫，一旦沾上，就连大罗神仙也救不了宗主了。”

一转身，却又转过来，邪邪一笑道：“至于‘血婴’的事，就不劳宗主费心了。”一说完，又是哈哈一大笑，脚一弹，腾身朝另外一头飞去。

看着铁首衣渐渐飞远的身影，雪千秋冷冷一笑道：“就凭这‘销魂丝’便想困住本宗主，铁首衣你也太天真了。”说完一凝神，右手中慢慢幻出一把白玉般的扇子来，身上的荧光也慢慢地变成寒冷冻气在空中蒸发成雾气，在月光之下，只见这团光芒越来越浓，直到将这条大道都淹没住了。

长安城·小城内·石府大厅

夜色如寒茫，半月似勾魂，城中霜浓露重，凉风刺骨，纵使在光线不明的夜里，那种衰败的残垣也让人心生荒凉，同样，此时的石元心头也越是沉重。

石家不算是京城中的第一大家，按照门阀来排也不算得是京城的第一大族，但是石家在京城中有举足轻重的地位，这不仅是因为石家深得皇上器重，委以镇守皇陵的重任，而最根深蒂固的一个原因，却是一个让石家的家主石元日感沉重的理由，一个只有他知道的秘密。

站在石家聚会大厅的外侧的石元穿着一身黑色劲装，双手背后，脸上一片肃然。四十出头的他，却已经是满头白发，生得一张国字脸，狮鼻虎口，腰粗膀宽，一副武将的架势，似乎一点也没有他爷爷石崇那贪官的模样。

石家的聚会大厅里点了几把火把，火光不大，但是恰好能将厅内各处照亮，厅外陆续地来了不少人，无论男女老幼，个个都是黑色劲装，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。

突然厅外奔来一人，年约二十，只见此人英武挺拔，双目大而有神，精灼闪亮，依然身穿黑色劲装，背上背了一把古色长刀，他正是石元之子，也就是石家未来的家主——石修。

石修一腾身，来到大厅前，还没开口，石元沉声道：“找到隐儿没有？”

石修来不及喘口气，摇头答道：“爹，我附近的地方都找遍了，还是找不到。”

石元皱了皱眉，声音带着严厉道：“不是叫你提前通知你弟弟吗？”

石修一脸无奈地澄清道：“我，我去通知他的时候，他就已经不在了。”

石元嘴唇牵动一下，没有说话。旁边一个长相和石元神似的中年男子走过来轻声道：“大哥，就差石隐侄儿没到了。”

石元看看月色，点点头，转过身，丢下一句话道：“你们都进来吧。”

石修擦擦额头上的汗，对着男子耸耸肩，说道：“对不起，二叔。”

被称为二叔的正是石元的弟弟石锐，石锐了解似的一笑，拍拍石修的肩膀安慰道：“算了，你爹的脾气你也知道，何况你已经尽力了，再说你弟弟那古怪脾气你爹也知道，整天东跑西跑的。快进去吧。”

石修点点头，走到大厅里。

石元站在大厅正中，只见大厅上方的桌子上横放着一把铜色长刀，正是石元的混元宝刀。石元右手将长刀一握，双目如电，提刀微微一抬，环视厅内三十四口人，遂然沉声道：“如今匈奴族的兵马已经将整个长安围了三个月之久，外面虽有散骑常侍华辑率领京兆四郡的兵马前来救驾，但是都怕汉兵强悍而不敢前进，胡崧带领的城西诸郡兵马也只屯于城西的遮马桥，如今城池将破，也是我们石氏一门报效皇恩的时候了……”

石元说到这里，声音猛然一沉，威严道：“陛下有旨。”

在场众人纷纷跪下，灯光闪动间拜地道：“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！”

石元一展眉，将长刀斜放胸前道：“陛下亲传口谕，要我石氏一族誓死护送‘白龙玉玺’和‘武牙兵符’前往东海王越处，事不宜迟，所有人马上从皇陵密道前往琅邪。”

众人连忙磕头齐声道：“遵旨！”旋即纷纷起地，随着石元一挥手，在石锐的带领下陆续



而有组织地朝着后大院走去。

石修站起身,张大嘴呆着惊道:“白龙玉玺,莫非就是传国六玺之一的白龙玉玺?那武牙兵符便是可以调动鲜卑族兵力的兵符咯?”

石元走下台来,微微点头,说道:“不错,陛下将如此重任交于我们,可见皇恩浩荡。”继又眼神一黯道,“只是陛下为城中兵士,必须留守此地,不然,当可和我们一起。”

石修也叹了口气,点头道:“陛下年纪轻轻,就为国为民,相信上天自有公道。”

石元定眼看了看石修,这个石家未来的家主已有了基本的气势了,转身就要走。

石修急道:“爹,可是二弟他……”

石元虎目一瞪,断然道:“马上出发!如今势态紧张,隐儿就由他去吧。”

石修一接触到石元的虎目,眼神一晃而避。从小到大,爹的话是不容违抗的,而石修也早已形成了这样的习惯,再坚决的想法一碰到石元的眼神便溃败了下来,纵然关系到亲弟弟的生死,但是,他所没有看到的却是石元眼后那一道沉重的悲伤。

看着石修黯然地离去,石元最后一眼环顾这从小居住长大的屋子,看着月色如水,心中暗道:“知子莫若父,爱子莫若母啊,石家一门三十六口人,独缺你石隐,石隐,你又在何方呢?爹带着一族人前去琅邪,山高水远,是否就此天人永隔了?”不再多想,石元终于长叹一声,转身消失在黑暗的长廊中。



长安城·城内·废墟

小树林里一片沉寂，长安城繁华的时候，这里曾是烟花巷，几年荒废下来，竟长满了杂草，加上以前院落里的树木无人清理，倒成了稀疏的小树林。

近来，长安城里腐尸遍地，不少人死后不但没有人将其安葬，还被野狗撕咬，秃鹫叨啄，于是来防守的义军士兵自发地将城中的尸体埋在此处，所以小树林的外围满是山坟。

天上灰暗而阴郁，树林里恐怖而诡异，石隐此时却安闲地卧在其中的一棵大树上，他浑然不知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和大哥石修不一样，石隐是个倔脾气，最讨厌他爹石元使唤他，反正靠着他和同龄的晋愍帝的关系，石元也不能奈他如何。

此时一向古灵精怪的他如一只小猫一样潜伏着，一动不动，每一次的呼吸都平缓得很，如果再凑近点看，就可以看到他嘴角流着长长的口水，原来竟已然入睡了，不过看他的样子，应该是做了一个好梦。

只是好梦都是容易醒的，不多时，来了两个陌生的访客。随即在废墟墓地上，阴暗处，两个人影在晃动。

石隐带着慵懒的睡意从美梦中醒来，无精打采地随手擦干嘴角的口水，拨开眼前的树叶，带着蒙眬的睡眼朝地上看去。

此时乌云飞过，将月色包裹起来，黑暗完全笼罩大地的时候，一片阴冷的翳重之感，四处都是静静的，静得只听见铲土的声音，清脆的金属碰在石块上发出小声地碰撞，晃荡着两个人影，月光下一高一低，却是两个挖墓的人。

挖墓并不是到墓里面挖什么宝贝，而是在西晋之前就盛行着的职业“盗尸身”，所谓“盗尸身”就是专门到墓地去找那些完好的尸体，然后剥下其器官卖到黑市上去，而从汉朝盛行的太平道开始，道教的各种支派开始繁盛，加上苗疆巫术，尤其需要这些尸体和器官，所以它们在市场有着和黄金等值的价格。

两个“盗尸身”挖掘了半天，似乎累了，坐在坟头休息。



其中一个年轻的气喘吁吁地说道：“师傅，今天运气也太背了，挖了这么多坟，没一具完整的尸身。”

被称为师傅的人叹了口气，回道：“干我们这行的，还管别人怎么样，挖吧。趁今天还在城里，多挖几个坟头，明天叛军攻进城里，想挖也挖不掉了。”

年轻人应了一声，恍眼见到坟头微微动了一下，猛然全身颤抖了一下，触电般地弹起身，惊道：“师傅，好像有动静？”

做师傅的把铲子拿在手中，头也不回地道：“疑神疑鬼的，别吓自己了，挖吧。”

年轻人听了，深吸了口气，再定眼看看坟头，也不说话，壮着胆子把铲子拿好，将铲子一提，刚要动手。

猛然只见那坟头又动了几下，而这次连师傅也感觉到了。

年轻人声音有点紧张地咽了咽口水说道：“师傅，这……”

师傅皱皱眉，说道：“还不赶快挖土，可能是活人。”这一群人虽然作为“盗尸身”，但是却比那些官吏有良心多了。

年轻人一听，狠点一下头，当下忙将铲子铲得更有力了，片刻之后，只见坟里的尸体露出了一脚跟，然后师傅连忙往前挖去，须臾之后，尸体的轮廓开始浮现出来，虽然身上已经有了不少的泥土，但是却掩盖不住尸体的样子。

师傅一惊道：“孕妇？”

年轻人骂道：“呸，匈奴军也真是太残忍了，连孕妇都杀。”口中的愤愤不平似乎也夹杂着自己的遭遇。

师傅斥道：“骂什么骂，赶快救人。”说完，将铲子一丢，弯下腰去。

刨开孕妇身上的土层，露出孕妇那苍白的不带血色的脸庞和张大的绿色瞳孔，绿色的瞳孔，这正是羯族的特有标志，触摸到孕妇脸上有些僵硬的肌肉，师傅的眉头一皱，但是手还是放在了孕妇的鼻孔前。

年轻人也跟着蹲下身去，问道：“师傅，怎么样？”

师傅触了触鼻息，然后摇摇头，奇怪地叹了一声。

刚要说话，只见那孕妇的腹部开始微微地颤抖起来，而且还发出丝丝的小响声。

年轻人吓了一跳，只觉得周围阴风四起，背脊上冷汗都开始冒出，寒毛也一根根地竖起。

师傅皱皱眉，没有动作。

年轻人跑到师傅的旁边，咽咽口水，紧张道：“师傅，这——”

却见师傅摆摆手，做了个噤声的手势。

年轻人转头朝周围看了看，只见月光下，四处都是坟山，而那些刚被挖过的坟头还散发出尸体略带新鲜的血腥味，忍不住舔舔嘴唇，又咽了咽口水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水，想转过头来，却又四处又看了看。手不觉地抓出汗来。

却听那孕妇腹部的声音越来越大，似乎有动物在撕咬一般，那种有别于噪声一般的，软软的，却又比任何尖锐的声音都清晰入耳，听得头皮发麻，想要拼命跑开一般。

突然只见那孕妇的身体突然一颤抖，两个眼珠猛然爆射弹出，然后手脚如同受到刺激一般地抽搐起来。

年轻人一跳而起，惊呼起来。

师傅忙一站起，将年轻人的嘴捂住，冷声道：“别吵，想把士兵都引来啊。”

年轻人身体一颤，嘴里颤着，手不自觉地指了指抽搐的尸体。

师傅深吸了一口气，拍拍年轻人的肩膀，又转头看过去。

只见孕妇的尸体由轻微的颤抖终于变得剧烈起来，手脚完全没有规律没有骨节方向限制地乱抖着，而那刚才还看到的肌肉也慢慢地变得消瘦起来，最后变得只有骨骼上的一层薄薄的皮，而唯一突出的则是还在颤动着的凸出腹部竟鼓起了半人高。

看到如此诡异的情形，师傅不觉也抽了口冷气，疑惑道：“莫非传说是真的……”

年轻人靠近了师傅一点，声音颤动着咬出几个音节问道：“师傅，什么，什么传说？”

师傅皱皱眉说道：“传言乱世当中，当生血婴，血婴吸取怨气而生，将在母体内成形生长，最后吸收掉母体的所有养分而出生，被称为——引尸子！”

年轻人惊叫道：“引尸子？不就是那个吃人肉，食人血的怨灵传说？！”

石隐听到这里，倒是饶有兴趣地看着，这种奇怪的现象也越来越吸引住了他的目光。

师傅点点头，年轻人却是面色变得更加苍白起来。

突然孕妇的腹部发出最后一抖，如同鲜花开放一般地爆裂开来，外面的皮和干瘪的肌肉弹出，在里面露出一个浑身是血的婴儿来。

石隐心头一惊，暗道：莫非这人说的是真的，当真会有血婴传世不成？纵然平时胆大的他手心中也冒出了一滴冷汗来，不自觉地摸了摸背上的长刀。

年轻人心头一惊，忙拉了拉师傅，紧张道：“师傅，出世了……怎么，怎么办？”

师傅咽了咽口水，神情也略有不安，没有说话。

年轻人低声道：“师傅，我看，我们不如走吧。”

刚说完，只见那婴儿似乎听到了周围有人，慢慢从母亲的腹部爬起，转过身来，两眼的绿色光芒在夜空中显得幽怨无比。

二人看了一惊，师傅也点点头，说道：“赶快收拾好工具，我们走。”

年轻人看着盯着他们看的婴儿，又迟疑道：“师傅，那孩子——”

师傅狠狠盯了他一眼，似乎脑海正在矛盾着，说道：“你去收拾工具，这孩子，我们带走！”

年轻人惊道：“师傅，这孩子——可是怨灵所生的血婴啊。”

师傅轻叱了一声：“不过是个孩子而已，怕什么，我们先把抱回去再说。”说完，就慢慢地走上前去，要将婴儿抱起来。

而年轻人也不知道师傅心里打的算盘是什么，只是巴望着赶快离开这个地方，连忙四处收拾好工具。

师傅慢慢地走近婴儿，看着婴儿浑身血腥，两眼放出绿光盯着自己，轻声道：“别怕，别怕，让叔叔抱抱。”



师傅慢慢伸出手去，在将要接触到婴儿的那一刻，突然那婴儿一张口，咬中了师傅的手。

师傅大惊一下，忙要将手扯回，却感觉到身体的血液无比快速地流失掉，心头一惊，而手上的疼痛也跟着剧烈地传来，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传来，全身的力气似乎一点都使不出来，全身如同被分割开来，谁也管不住谁，喉咙里更是如同堵住了铅块一般地叫不出声来。

而那婴儿似乎却有了无比巨大的力气，突然伸出双手，将已经吸成了骨骼状的手一拉，师傅如同遭到巨力一般地颓废朝前扑下，婴儿突然身体一跃，张开口，那月光下的牙齿白得闪闪发光，一张口咬在师傅的头颅上，只听一声清脆的骨骼破碎声加上师傅最后一声惊恐的闷哼声，白色的脑浆从头里迸射而出。

年轻人大口地喘着气，终于忍不住地大叫起来，转身飞奔着狂叫而去。声音震破了四处的生灵，但是在这将要亡国的时间里，再普通的人都早已习惯这种叫声了。

师傅的身体终于不再挣扎，婴儿仔细地品味着脑浆，偶然也伸出舌头舔舔周围的部分，那舌头红红的，却比一般人的舌头要长得多。

这幕惨剧不过发生在一两个呼吸之间，石隐被惊得呆住了，连应变都来不及，手放在刀上，却没力气将刀拔出来。

而他还来不及想，却是一道红光一闪，只见一个穿着红衣暗红盔甲的中年男子已经到了场中，脸上泛着红光，背起手悠闲地走了过来，双目凝视着那满身是血的血婴，露出贪婪之色。